

烏拉史略

# 烏拉史略

政协永吉县文史委员会编  
尹 郁 山 著

F1582/22022  
0403

乌拉史略编委会

主编：李澍田 于长河

编委：尹郁山 杜洪祥 张敏华

衣兴国 夏润生 关志伟

## 长白丛书研究系列序言

研究以资料为先,理论以实践为源。旨在开发乡邦文献的《长白丛书》整理工程,已出五集近二千万字,为研究东北提供了基础资料,寓于地方文献之中的长白文化重放光华。东北区域文明的研究热潮悄然兴起,推动《长白丛书》向研究系列二期工程挺进。

我国东北犹如“东方雄鸡”的鸡首,囊括辽、吉、黑三省和内蒙东部地区,地处边陲重地,广袤丰饶,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基地、能源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单元和经济大区。白山黑水,地灵人杰,洋溢着浓郁的东疆特色,充满着绚丽的地方色彩,呈现出多姿的民族风貌和文化交融的学术风采。长白山钟灵毓秀,挺拔秀丽,万古长存,诚为东北象征。《长白丛书》研究系列,植根于关东大地,以面向东北服务桑梓为职志。九十年代,将在一期东北汉文文献整理基础上,聚合同道,横向联合,全面展开东北史地、经济、政治、社会、民族、文化诸方面研究,推出系统的学术成果,贡献于当今东北开发大业。

东北区域研究由来已久。清季咸同以来,俄日频侵,边疆危机,爱国志士群起救亡,“边疆学派”应运而生。本世纪

三四十年代“鸡首”沦丧，东北研究伴同救国大潮勃然而起，论著迭出。然而由于旧中国学术人自为战，势单力孤，研究成果相形见绌。而俄日列强为侵吞东北，豢养御用文人开展大规模“满蒙”研究，所谓“满蒙学”喧嚣一时，无孔不入。这段屈辱历史是晚清和军阀的罪孽，我们理应吸取历史教训，发愤图强，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在国际学术界为东北学争一席之地，为我国东北争光。

《长白丛书》研究系列将继续弘扬鲜明的地方特色，多彩的民族风格，浓郁的边疆色彩，深远的多源特质，丰厚的交融风貌。丛书拟收入一批资料翔实，立论谨严，富有创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学著作。丛书专著在纵深开掘既往的同时，还将全方位、多角度地面对现实和未来，推出一批富于时代气息的创新之作。

热爱东北，开发东北，建设东北，研究东北，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东北地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在本领域内奋发有为，无愧于哺育我们的肥田沃土，无愧于火热沸腾的改革时代。

奋斗、进取、待到公元二千年，一批充满时代气息的学术新著陆续面世，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东北学”已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了，光荣和未来将永远属于辛勤耕耘的开拓者。

东方雄鸡昂首报晓，呼唤着美好的明天！

李澍田谨序

1990年7月

## 序

乌拉街山环水抱，平畴沃甸，上古即为西团山文化主人定居之所，近世为吉林南北驿路水运要冲。几千年文明史，惜无专史论述，清季虽有《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和《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传世，但只限于清代间事，或原稿卷帙有缺，或仓卒应答成文，挂一漏万，难称完璧。古为今用，无古不成今，不知古何以知古今之沿革，爱我中华，有国才有乡，不知乡安能怀爱国之深情。吾人生于斯，长于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缱绻萦怀，思有以答报，此《乌拉史略》撰写之初衷，非眩于名利者也。

史贵信达。作者自知谫陋，无与达识，只据一己占有之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着意反映乌拉一隅之全史，力求历史的真实。西团山文化主人，有肃慎说和涉貂说，据人骨鉴定和古史记载，肃慎确属东迁，扶余确曾西进，但定居之民未必全徙游移，作者故取肃慎说。乌拉古城，或谓渤海涑州治所，或云辽代宁江州城，或如清圣祖玄烨所主之“黄龙府之地”，均为陈说，显系误解。鄙人愚见，可以认定乌拉地方曾是涑州辖地，但绝非治所。作为史书，乌拉街各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端均应详明闡说，但史缺有间，不能毕备，资料有者书之，无则不书，不向壁虚构，故名“史略”。

本书上起远古，下迄清季，共十章。所以不载1912年至1949年间史事，概因当代正修县志、乡志，何需操觚。

读史明智，以史为鉴，颇多启迪。国家要统一，不要分裂。后金统一东北，非如《开国方略》所述。就乌拉部主布占泰来说，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回归乌拉部，到万历四十一年灭亡，十八年间励精图治，东征东海女真，南进图们江外，抗衡建州，志在统一。当世海西四部，哈达初霸，叶赫称强，且有明朝重兵防护，努尔哈赤历十八

年灭乌拉，七年灭叶赫，足证布占泰绝非庸懦之辈。东北统一于后金，一靠天时地利，更靠人心思治，大势所趋。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乌拉历史的创造，不是一个人的丰功伟绩。金灭辽，后金统一东北，不团结起千万各族民众为共同的理想和利益艰苦奋斗，再伟大的先知单枪匹马也难玉其成。安邦定国，发展生产不能竭泽而渔，当注意生态平衡，清代东珠的消亡就是明证。总管世袭、世管佐领以及贡山贡水等等皆成历史的陈迹，勿需怀思古之幽情，而今立振兴的壮志，发展经济，成为乌拉人的当务之急。只事旗地、官庄和民地之升科，不求生产力的发展，当为后来者所警戒。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后人不应苛求前人。乌拉的儿女们当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龟勉前行。本书作者就是一位乌拉后裔的有心人，此书可证。是为序。

李 澍 田

癸酉新春

# 目 录

## 序 言

## 第一章 乌拉地理

- 一 地名由来····· (1)
- 二 城池变迁····· (2)
- 三 地理形胜····· (8)

## 第二章 乌拉沿革

- 一 古代先民····· (11)
- 二 乌拉地方建置····· (36)
- 附记 乌拉屯落名源考····· (43)

## 第三章 明代乌拉部

- 一 乌拉部兴起····· (45)
- 二 乌拉部世系····· (47)
- 附记 乌拉哈萨虎贝勒表····· (50)
- 明代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形成表····· (51)
- 乌拉、哈达部主析分世系表····· (52)
- 乌拉部主世系表(一)····· (53)
- 乌拉部主世系表(二)····· (54)
- 乌拉部主后裔发展情况统计表····· (55)
- 明清两朝乌拉纳喇氏与爱新觉罗氏联姻情况表·· (56)
- 清代乌拉纳喇氏官职表····· (56)

附录	清朝皇帝给乌拉纳喇氏后裔的敕书 .....	(59)
	乌拉纳喇氏后裔戊辰重修家谱祭词 .....	(62)
三	乌拉部联盟 .....	(65)
四	乌拉部征战 .....	(66)
五	乌拉部内讧 .....	(68)
六	乌拉部外扰 .....	(70)
七	乌拉部灭亡 .....	(72)
八	乌拉部余波 .....	(76)

## 第四章 清代乌拉“两衙”

一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	(79)
附录	打牲乌拉总管为领取包赔损坏威呼银两的呈文 .....	
	.....	(111)
	仓官碑 .....	(126)
	免税碑 .....	(144)
	贡山南界碑 .....	(152)
	贡山北界碑 .....	(153)
	贡江碑 .....	(155)
附记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	(158)
二	乌拉协领衙门 .....	(158)
三	乌拉“两衙”与吉林将军衙门 .....	(171)
四	乌拉“两衙”裁并 .....	(173)
附录	打牲乌拉总管台春关于催领俸饷的奏折 .....	(175)

## 第五章 清朝皇帝视察乌拉

一	康熙首巡打牲乌拉 .....	(180)
附录	松花江放船歌 .....	(183)
	入乌拉境 .....	(184)



二	康熙二巡吉林城·····	(184)
附录	松花江网鱼最多颁赐从臣·····	(184)
三	乾隆视察吉林城·····	(185)
附录	松花江捕鱼·····	(186)
	采珠行·····	(186)
	咏 鳊鱼·····	(187)

## 第六章 乌拉举义

一	乌拉民负“双担”·····	(189)
二	“马傻子”打乌拉城·····	(190)
三	乌拉灾民“吃大户”·····	(191)
四	乌拉灾民抢“官盐”·····	(192)
五	马骏唤醒“乌拉城”·····	(194)
六	“小傻子”扫荡“二府”·····	(195)

## 第七章 乌拉兵事

一	御外兵事行动·····	(197)
二	对内兵事活动·····	(200)
附记	清朝乌拉八旗子弟阵亡情况表·····	(201)

## 第八章 乌拉人物

一	明时人物·····	(206)
二	清时人物·····	(215)
附记	乌拉五辈侯·····	(233)
	乌拉总管世家·····	(233)
	乌拉成氏家族简表·····	(234)

## 第九章 乌拉名胜

- 一 寺庙..... (235)
- 附录 大呱喇老城创建娘娘庙碑记..... (237)
- 重修乌拉圆通楼记..... (238)
- 保宁庵庙基地亩碑序..... (241)
- 重修乌拉保宁庵碑记..... (242)
- 保宁庵遵依前章永垂后鉴碑序..... (243)
- 大呱喇创建保宁庵碑序及重刊洗序记..... (243)
- 二 宅邸..... (244)

## 第十章 乌拉诗文

- 一 乌拉八景诗词..... (248)
  - 二 咏乌拉..... (251)
  - 三 乌拉将军碑..... (255)
- 后 记..... (256)

# 第一章 乌拉地理

## 一、地名由来

今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满族镇，处吉林市北 30 公里，松花江东岸。其名“乌拉”，由来已久。自古迄今，有乌拉卫、乌拉夷、乌拉国、乌拉部、大乌拉、大乌拉虞村、布特哈乌拉、打牲乌拉、乌拉城、乌拉街及乌拉镇等名称，虽然地范各有大小，但均不离“乌拉”二字。

乌拉，系女真语，汉译为“江”。女真语是满语的语源，因而有延续性。据《吉林通志·天章志》载清高宗《松花江》诗中注：“松花江以松阿里乌拉得名。松阿里者，国语（指满语）天河也”。明白地说，“松阿里（松花）”，汉译“天”，“乌拉”为“江”，或译为“河”。

松阿里乌拉应是本名，《魏书》的速末水，《新唐书》的粟末水，金元明时的宋瓦江。其实速末、粟末、宋瓦、松花，声转字通，实为一水。其流域系指从长白山至扶余这一段。

古代通常以山水区分种族，如明代海西女真有江夷和山夷之分。今辽宁省开原县以北至松花江一带居民，史称“江夷”，即沿江女真人。元代乌拉夷，明时的乌拉、辉发二部，均属于“江夷”。《明实录》、《明史》、《辽东志》中所称“兀刺、兀喇、兀兰”和《满洲源流考》中的“乌拉”，实为同音异字，均以“江”之女真语音为族属名，进而为部落名和国名。

后来乌拉部强大，自称乌拉国，于是所属一段松花江又被称为“乌拉河”，例如：《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一分册二卷中说：“壬子年（1552 年）九月二十二，从汗城出发。二十九，率兵三万到乌拉国，在乌拉河的西岸前进，乌拉的布占泰的兵在乌拉河的东岸迎

击”。“乌拉”之后加一“河”字，系汉语同义附加。

## 二、城池变迁

### (一) 明代“扈伦国”城

扈伦，与呼伦、胡笼、忽喇温、火喇温均系谐音或异写。忽喇温原址在今黑龙江省呼兰河流域，以呼兰河名形成生女真之一部族，史称“海西女真”。由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彼此战争和对外掠夺，逐渐南迁。据《明实录》载：“乌拉国本名扈伦，姓纳喇，后因建国乌拉河岸，故名乌拉国”。“海西”一词，源出元朝的“海西”区域。其范围极广，南至今开原县以北，北至今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西接今蒙古，东达今日本海，以上地区当时设有“辽东海西提刑按察使”、“海西宣慰司”、“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海西右丞”等若干机构。在黑龙江中游段，置有“海西依木河卫、海西札真卫、海西可令河卫、海西哈刺察卫、海西考郎兀卫、海西兀喇卫、海西哈儿分卫”等，上述均属于海西女真人的卫分。其中兀喇卫，当在黑龙江中游地区，而不在今吉林市区境内，更不在今乌拉街的乌拉古城处。

忽喇温女真人是海西女真“兀喇卫”的主体成员，大约在元末时，这部分人已来到呼兰河流域。此时，“海西”地名仅限于南至今伊通河口，北至今依兰县一带，属元朝右丞阿鲁灰辖地，西邻纳哈出势力范围。在明朝军事压力下，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阿鲁灰降明<sup>①</sup>。此时，纳哈出正盘踞在金山，控制海西西部地区。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降明，于是开原以北的海西地区，一时间变成了人烟稀少的真空地带。忽喇温女真人因而乘机南迁，进入开原以北的海西地区。

历史上的“兀者卫”与忽喇温有着密切关系。兀者卫，始置于明

<sup>①</sup> 《明实录》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条。

永乐元年(1403年)十二月,卫址在今呼兰河流域,是忽喇温地方女真人的一个较大的卫。

元代的“建州”,当在今吉林市附近。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建州地方的常住者,乃是兀者卫所属的女真人。据《李朝实录》载:“忽喇温兀狄哈,于建州活动”。这里所说的忽喇温人,仅是原忽喇温人的一部分,表明当时已南进至松花江上游。史称“乌拉、辉发、叶赫、哈达”扈伦四部,均属女真人由北至南动迁过程中所形成的部落集团,以上四部可称“四国”,也可称“四国部”。据笔者考证,扈伦国最初立足地在今永吉县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土城子村,史称“金州城”。这里与今乌拉街满族镇旧街村境内的乌拉古城仅距二华里许,一西一东,隔江相望。

金州,是“锦州”一词的对音,<sup>①</sup>与今乌拉街镇南十四华里的金珠乡毫无瓜葛。金州近北即松花江甩弯处的北岸,迄今有锦州山、锦州砬子,俗称“小锦州”,或称“北锦州”,现为九台县莽卡满族乡沿江村所辖。

金州城是金代时期的沿江军事城堡,其辖地南接今吉林市区,北邻今九台县东(仍属松花江东岸)。在该城较近的地方,有同一时期所建的骆起古城<sup>②</sup>(现划归永吉县两家子满族乡骆起村)。从规模来看,金州城小于骆起古城。

扈伦国的建立,在宜罕山城、逊扎泰城、鄂漠城、鄂佛罗城、郭多城、金州诸城建城之后。所以在金州城而不在以上诸城中取一城为国城,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避开诸城旧有的同族异邦势力。

## (二) 明代“乌拉国”城

乌拉国是扈伦国的延续,“乌拉部”乃史称,“乌拉国”系自称。乌拉国国都,在今乌拉街旧街村,即省级重点保护的乌拉古城处。

① [日]今西春秋:《海西女真境域考》乌拉国。

② 《永吉县文物志》古城。

金州城地理位置，东依松花江主道，南、西、北三面平坦开阔。易攻难守，又受水害，故废弃。乌拉街旧街村与其相反，南、西、北三面有大江环绕，唯东面开阔，且有张老河由南至东，春、夏、秋三季江河水涌，不易通行，有易守难攻之势。加上南有金代的富尔哈城，东有金代的大常旧城，东北有金代烽燧旧台即三家子古城，可作前沿阵地，护卫主城。因此，扈伦国主废弃金州城，筑此新城作都城。

乌拉城，史称“乌拉洪尼勒城”。乌拉，汉译为“江”；洪尼汉译为“塞”；勒，系语气助词，合称“江塞”。据笔者多次勘测，该城城垣系夯土垒筑，中墙周长 8640 余米，方形，置东、南、北三门，西以大江作障，故无门，规模宏伟。它并非金代“宁江州”治所，也非唐代渤海国“涑州”治所。

该城的内、中二道墙垣土，均取自于城西侧的松花江东岸处，因此，迄今遗留下来一条南北狭长的大沟，即南从“西门脸”始，北至敬老院西侧止段为是。除外城墙以其自然地势由外向内筑墙垣之外，余下二道城墙的外墙脚下均有护城河。因为该城是都城重地，故相应地筑有瞭望设施。瞭望台，俗称“白花点将台”，传说金兀朮妹白花公主曾在此点将阅兵，但查遍有关史志，金兀朮之妹并无名“白花”者。又有说是“布花点将台”，是元朝有名不花将军者在此点兵。蒙古将官中名“不花”（不化、蒲化、卜华）在东北者固属不少，但此城乃明代后期筑，亦属不稽。民间传说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不足为据。清光绪三十二年（1896 年）乌拉总管云生等重修“圆通楼”（楼在台上）时，吉林三杰之一成多禄应邀为之所作的“重修乌拉圆通楼记”亦谓“俗传侈为某女氏之点将台，语荒杳无稽。”

据调查得知：该城在筑造时，为防治中墙西侧被江水蚕食，墙基均以不规则的玄武岩石块垒砌而成，尤其是今旧街养鱼池近段最为明显。这些石料均取于锦州砬子山，即满语称哈达山的南山脚下处。为了防止坍塌，以圆木作骨架，成排夹筑于墙腰间。护城河之水，靠人工引江水排灌。在夯土层中，还发现有人骨、牛马骨、江石、贝壳等物，另外还发现有石刀、石斧等早期文化遗物。据此推

论,该城西侧江边处,当是一个原始氏族社会晚期,或是青铜时代的遗址。

该城三道城垣,由里到外,俗称为“紫禁城、内罗城、外罗城”。内城面积很小,只可作为国主及眷属的宫院。中城和外城面积较大,当是官员和兵丁的住所。这样,国主和官员、兵丁之间,才表现出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乌拉古城是扈伦国都城废弃后自建的乌拉国都城。

### (三) 后金“嘎善”城

嘎善,也写作“嘎山、嘎珊、噶山、噶珊”。嘎善,满语意译为“乡、村”,乃是后金时期女真人内部的最低行政组织单位,系“拖克索”组织的改称。拖克索,是金代女真语,汉译为“村、庄、屯、寨”。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初七日,乌拉国被努尔哈赤率建州兵,“取其都城,尽得其国,在都城安营。……驻蹕十日,悉还其妻仆从,编户万家。其杀俘获分给众军,乃班师”。<sup>①</sup>乌拉国战败后,国王布占泰率其残部逃依叶赫部,其城池仍较完好,乌拉国所属遗民纷纷归来。后金三年(1629年),皇太极为了防备原乌拉国人东山再起,于是选派纳殷城(原系纳殷部都城)的迈图(今乌拉街官通村“将军傅”姓的第五世祖),携其家属来任“乌拉地间嘎善达”。

所谓“乌拉地间”,是指原乌拉国所属的地域。包括今吉林市区及其附近的诸城寨。嘎善达,即乡、村之长,负责管理乌拉地间。乌拉城,再度成为乌拉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活动中心。

### (四) 清代“打牲”城

清朝入主中原后,以吉林、乌拉为龙兴之地,也是征集兵员和采贡宫廷山货的主要来源地。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乌拉城初设打牲贡贾机构。“十四年,将迈图放为六品总管”,设立八旗,奉旨开

<sup>①</sup> 《满文老档》太祖朝。

辟贡山和贡河。这个专司虞猎、朝贡直属清朝内务府的机构，史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该衙门，总管下有翼领、骁骑校、仓官、学官、领催、珠轩达、铁区、弓匠、件作、牲丁等等。内部分工很细，充差人员很多，因此以城内为轴心，分别向南、北两侧扩展，便形成了今旧街村“老城里”与“老城外”两个名称。先有“老城里”，后有“老城外”。当时总管署设在“老城里”的内城之中。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秋，松花江泛滥，浸涝房屋，交通阻塞，打牲停滞，社会秩序混乱。时任总管穆克登（俗称“傅将军”）于是急奏朝廷，请求迁移城垣，重建衙署，以免后患无穷。康熙皇帝准迁，让穆克登选定新址。穆克登选择两处：一是今乌拉街西南二华里的弓通村所在地，二是今乌拉街镇内的“老十字”街处，再次奏请皇上指定。这两个地方，因康熙帝首次东巡时曾来过，便批示：“打牲乡村，奈系我太宗仁皇帝指定，居住年久。如移，亦得拣其东阳钟秀之地，方可居住，万不准迁渡江西”。原来弓通屯在江心岛上，正在旧城西南方向，是圣心不悦的地方。“老十字”街头，在旧城正南半华里许，地势比弓通低些，略比“老城里”高些，正是皇上所说的“东阳钟秀之地”。穆克登本人虽然倾向于前者，焉能有违皇上旨意，只能钦遵照办。从此，乌拉旧城变成农舍和菜圃，常有后人凭吊。正如诗人成多禄《乌拉古台歌》结尾所唱：“又不见两京哀，三陵愁，乌拉独镇东海头。开创守业皆已矣，此台乃与辉发、叶赫、哈达名同留”。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朝廷未拨一两一分白银的困境下，打牲乌拉总管挪用打牲款项，着手重建新城。新城周长八里，每面二里许，墙高八尺，基宽三尺，分立东、西、南、北四城门。其中北门延用原乌拉城的南门址，并在每个城门处设一个“堆拨房”，日夜有人守护。

城墙用土夯筑，唯城门系砖瓦结构。城内不论官邸还是私邸，一律按地支、天干为序相建。旗仆可居城里，不准容留浮民，商贾占



居西门外，以免旗、民混杂而重风化。新城虽然布局得体，房舍井然有序，但墙垣矮小，与古城相比显然有逊。

新城略比旧城多一点色彩的是：“在“老十字”街处（今乌拉街文化分馆近处）设“过街牌楼”两座，俗称“牌路”。南北相对，各悬匾额一方。南牌楼面南书：“南接龙潭”，取南接吉林市龙潭山之意；北书：“北绕名区”，寓三面环江，一面环河。北牌楼面南书：“山围胜地”，寓城周大山围绕；面北书：“北通风阁”，取与舒兰县溪浪河乡四家子村东侧的凤凰山上“玉皇阁”相望。水绕山围，与龙潭、凤阁相辉映，恰是乌拉街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设在“老十字”街东侧即今农机管理站院，寓“佐东”之意。

### （五） 民国时期城池

1912年清王朝覆灭，民国创建，乌拉城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满、汉八旗人与其他民族相互杂处，通婚姻，同语言。同时中原汉人大量的入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也使这里商业兴起，开辟了商埠。旧时的朝贡品，此时已成为大众生活日用品，可以自由交易，打牲城变成了商业之城。

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当地几位开明士绅的积极倡导下，万众纷纷捐资扩建城市。扩建的范围是：分别向东、西、南三面延伸，西南至炮药社（今造纸厂址），西以江堤为界（即“西门脸”），东至箭亭子西上坎（今东窑村西窑坑），北至南门外。另外，开南、北二门，并将西门外的西门午市圈入城内，以便于经营管理。

各城门重新装饰，南门楼上置扇状匾额一方，上书“天泰门”三字；北门上扇状匾额，一面书：“威严大树”，另一面书：“德茂甘棠”；西门牌楼上书“泽萃”二字。在民国年间，或在伪满洲国时期，天不泰，泽不萃，威严的是反动统治者，劳苦大众并无甘棠之思。